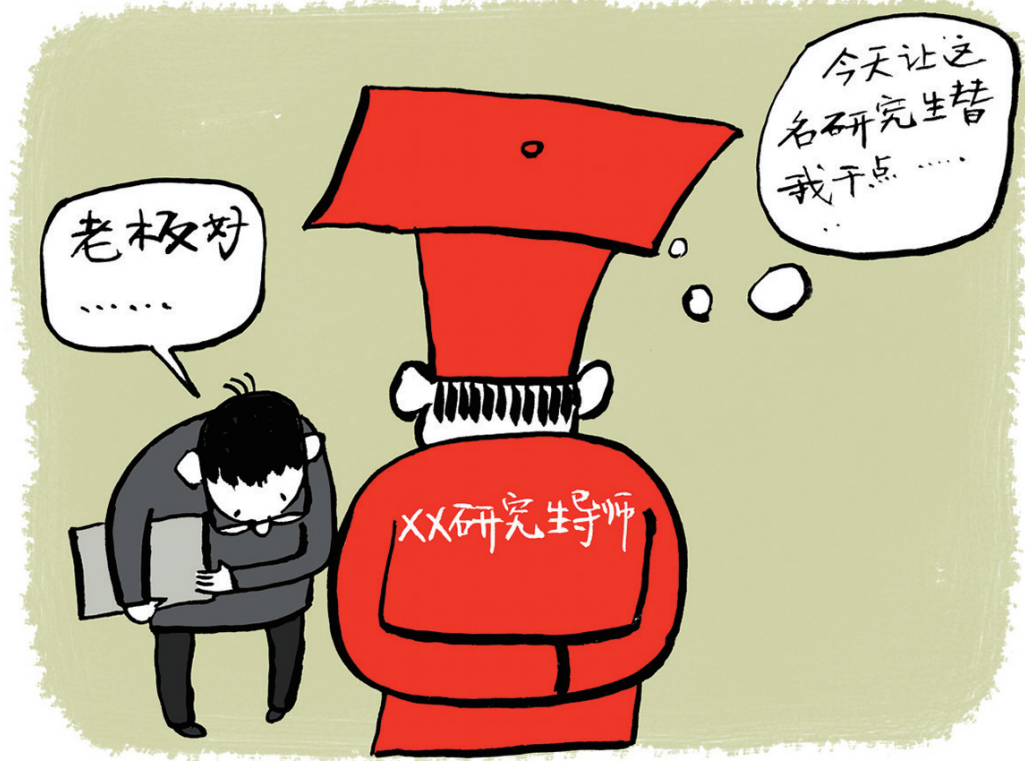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终于关机啦》
——盖桂保

《多数研究生都是廉价劳动力》
○王铎

中国高校里，“老板”和研究生关系的矛盾普遍存在。2017年，中国高校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仅为68.3%，只有不到六成的学生认为参与的科研项目学术含量高，超过六成的研究生对科研补贴不满意。考上研究生后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把你当“廉价劳动力”来用的导师，学业可能不一定突飞猛进，鞍前马后伺候人的能力或许一日千丈。



老公你回来啦！



《迷宫》
——于嘉伟



《不用花钱》
——蔡占奎



《放假了》
——李怡

《难伺候》
——李济川

“刘建军同志，听我给你解、解释，哈！你妹妹建美同志呀，是一位积极上进的青年，哈，对当前的政策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找我给讲一讲，哈。我们什么也没做，当然，不是你看见的那样。你不要多想，作为党培养多年的革命同志，党性原则我还是有的。但是，你不能否定革命同志就没有爱情，说实话哈，我很喜欢建美同志，她积极上进，热爱社会主义建设，关心党的事业，这是一位多好的青年呀！所以，我要对她的前途负责。哈！这个你放心好了。”

刘建军愣了半天神，王德鸿的话，他一句也没听进去。他只记得妹妹刘建美刚才还在这里，一楞神的功夫不见了踪影。他这才想起自己做什么来了。

“报，报告，王组长，有情况。”

“什么情况，慢慢说。”

“先会在大队部西墙根，发现可疑的黑影，我撒腿就追，追着追着就不见了，请示您怎么办？”

“刘建军同志，你是一位合格的民兵战士，你的工作能力很强，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下一步要密切关注这个黑影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。你回去吧，下一步民兵连长这个职位，我会考虑的，好好表现，哈！”

那天晚上的情景，在刘建军脑海里又重新过滤了一遍。此时，面对一声不语的妹妹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有必要问清妹妹的真实想法。

“美子，你想了吗？咱爹要是知道这件事，他不得砸断你腿？”

“哥，我不想呆在石桥村了，我不想一辈子修理地球。”刘建美终于开了口。

“他这人有家有室的，咱不能受了骗。”刘建军说。

“他答应我了，只要俺愿意，就给我安排工作。哥，我的事你别问了。”刘建美的语气像是铁了心。

“美子，人家是吃公家饭的，咱是‘泥腿子’，别老想攀高枝，俗话说，爬的高摔的重。”刘建军继续试探着妹妹。

“他说了，他老婆黄脸婆子，比他大八九十来岁，他好几年都不回家了，包办的婚姻，没有一点感情。他跟俺交心了，过了年他回家办离婚。到时候俺就跟他结婚。”刘建美的话非常坚决。

长篇小说《大河激荡》

大河激荡

○ 無言

见妹妹铁了心，刘建军不再说话。心里嘀咕，王德鸿的承诺是没有保证的，就像那天晚上他的承诺，到后来还不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民兵队长？尽管这样，他依然认为，妹妹也许是一厢情愿，一个国家的干部，是不可能看上庄户人的。实际上，刘建军心里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的设想，尽管他表面上对于妹妹的做法是反感的，他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能攀上王德鸿这个高枝的。刘建军想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兄妹俩不再吱声，听见刘建军的母亲喊吃饭的声音，兄妹俩走出了屋子。

十七

堂屋里，刘慎春拾粪刚回了家，抽完一袋烟，正准备吃早饭。刘建军的母亲切着咸菜，转脸给儿子说：“快回家吃饭吧，一人就一块山羊，俺也没多余的。”刘建军犹豫了一下，本打算跟着

凑乎吃一口，听着母亲撵他的话，就把双手套进袖口里，无奈地回家了。

看着儿子出了门，母亲说：“又想跟着吃，眼下都吃食堂，一人一份的，又不是咱家的饭宽绰。怕婆子的货，到家也吃不上，食堂发那些王八蛋的气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”

刘慎春往桌腿上磕了一下烟袋，拿起一块山羊，一口咬下半截，从碗里捏起一块咸菜放进嘴里，一边咀嚼着，一边从嘴里蹦出一个字：“吃”。于是，刘建美和母亲开始吃饭。

一块山羊吃完，刘慎春还觉得饿，又喝了几口开水，然后掏出烟袋，从烟叶包里装上烟叶，点上火，抽起烟来。好像饭不够，烟来凑。

“您哥当民兵队长这阵，有没有闲话？”刘慎春把脸转向女儿，想打探一下儿子的情况。

“有名无实，还不是人家姓叶的当家。要不是叶胜春使坏，俺哥民兵连长都当上了。我就是弄不明白，咱跟叶家到底有多大的仇？”刘建美生着气说。

“多大的仇，问问你爹就知道了。都怨您那风流的老爷，叫叶什么来着，叫刘白脸，跟叶胜春的奶奶相好，把命搭进去了，从此两家针尖对麦芒，势不两立。你问问您爹，他也受了叶家的一辈子气。哎，哪辈子是头呀！”

刘建军的母亲说完话，她那扁长黑瘦的脸颊显露出担忧的神情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又无奈地摇摇头。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，哪有这么。”刘慎春一脸怒气地责怪老婆子，他在多个场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，也坚决否定这个事实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无风起浪，老爹在石桥村被称为“风流鬼”是个不争的事实。

“我听传言，叶胜春的爹是被日本鬼子用酒灌死的，他们叶家赖俺爹给日本鬼子打的小报告。他姓叶的凭什么赖咱？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刘建美看着她爹的脸，很委屈地问道。

“滚一边去，没这事。”刘慎春往桌腿上敲了两下烟袋锅子，背起粪箕子走出了家门。